

高空作业导致的“高处坠落”，已成为建筑行业第一大杀手

“蜘蛛人”，谁为你系上安全带？

8月7日，南京一名高空作业者在下降中，由于绳索被搅乱，在50米高空被困一个多小时。最终消防人员砸破16层的一面墙体，才将其救下；

7月24日，西安两名正在一座大楼对立面施工的工人被大风刮起，又被安全绳拉回，多次撞上大楼对立面而死亡；

6月25日，沪通铁路大桥。一场强暴雨让4名正在作业的工人措手不及，当他们通过工作爬梯往下撤退时，被大风掀翻栽入江中，3人不幸身亡；

这只是近期发生的高空作业安全事故的一部分。据住建部统计，2003年以来，每年发生高空坠落事故均在450起左右，高处坠落事故分别占施工事故总数和死亡人数的52%和48%。在建设施工领域，因高空作业而导致的“高处坠落”，已成为建筑行业第一大杀手。

高空作业事故如此频繁的原因究竟何在？谁来为高空作业的“蜘蛛人”系上安全带？近日，《工人日报》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。

· 观察 ·

乱！高处有点“寒”

■本报记者 周有强

大量“蜘蛛人”无证上岗

早在2002年，国家安监总局出台《关于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的意见》，就将“高处悬挂作业”列入特殊工种。安全生产法也明确规定，特殊工种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，取得《安全资格操作证》，持证上岗。

然而大量“蜘蛛人”无证上岗。“蜘蛛人”小张告诉记者，“我们这一行大部分是师傅带徒弟带出来的。我知道的很多工友都没有资格证，也查得不严。”

此前，有媒体报道，在西安市从事高楼外墙作业的“蜘蛛人”约有300余人，而持有操作证的仅200余人。江西省安监局工作人员在今年3月透露，南昌高层清洗企业只有600多人拿到了《高空清洗特种作业操作证》，与从业总人数相比，持证率不足20%。

记者采访发现，即使是持证，也并不意味着经过了严格培训。记者调查了五六家北京地区的培训机构发现，这些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大多是安全知识培训，缺乏实操的训练，而且课程时间基本上在一周以内，短的甚至两天就可以结课。不仅内容简单，培训时间也短。

“游击队”成普遍现象

王瑞(化名)是一个拥有10多位“蜘蛛人”团队的队长。他们不隶属于任何一家保洁公司，被称为“游击队”。

“之所以出来单干，一方面是因为保洁公司的活儿有限，另一方面是单干的收入更高。”王瑞说。

王瑞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：“在保洁公司，有活儿的话一天260元，没活儿保底80元。出来单干就不一样，一天就是400



图片说明:①擦洗完大楼顶部后，“蜘蛛人”通过绳索下滑至底层平台作业。

②一名“蜘蛛人”在队长的帮助下准备进行作业。

③“蜘蛛人”在擦洗作业中。

④“蜘蛛人”调整绳索准备下滑。

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

■本报记者 卢越

2013年12月29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“两办通知”)，明确要求各级领导要作出表率，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；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草消费开支；把各级党政机关建成无烟机关。

“两办通知”下发一年多以来，各省市自治区落实情况如何？8月12日，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益行动报告对外发布。发起报告的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共向31个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发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133份，提出12项申请内容，最终获得了30个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的答复。

本次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信息公开总答复率为97%。

1.信息公开

京闽粤第一 河南垫底

此次控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报告中涉及12项内容，包括建成无烟机关的具体标准及数量；在公务活动中是否提供烟草制品；是否在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草消费的开支；是否发现违反“两办通知”的单位和个人

元。一个月基本上都能稳定在6000元，好的时候甚至能达到1万元。”

“我们都是跟着保洁公司跑，四五家保洁公司来回倒着干。”王瑞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，“一般是甲方和保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保洁公司找到我，我再通过自己的关系拉一帮人来。”

北京雅之洁保洁清洗有限公司的李经理也告诉记者，自己的公司平时只有十多个人，“一个大的工程下来，我们通过熟人介绍，临时再招一批进来。这种现象在保洁行业里很普遍。”

在王瑞看来，“游击队”也需承担相应的风险。首先是是没有最低工资保障，“没有活的时候，你拿不到一分钱”；其次是是没有劳动合同，“因为是临时用工，流动性大，签不了合同，老板拖欠三至四个月工资是常有的事”，而且加班加点成为常态，“干多就多拿钱，原来在保洁公司里一天最多干8个小时，现在起码是8个小时。”

安全标准在作业中被忽视

按照高空作业标准，作业时应系好安全绳、穿好胶鞋、戴好安全帽。安全绳可保命，胶鞋可以防水防滑，安全帽可防御高空坠物。

然而，8月12日，记者在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发现，正在进行高空作业的6个“蜘蛛人”中有两个没带安全帽，只有一个人穿上了胶鞋。

当记者上前询问时，没戴安全帽的一个“蜘蛛人”回答：“天气太热了，反正不会有什么事，不戴也没什么关系。”不穿胶鞋则是因为“嫌麻烦”。

此外，该6名“蜘蛛人”在不同方向、不同楼层的墙面进行作业的过程中，楼顶没有辅助工留守，楼下也无安全工进行监督。“蜘蛛人”小马告诉记者，“应该要有一个小工在上面看着的，但我们都干了这么久了，不会有问题的。”



· 对话 ·

“整个行业缺乏安全意识”

对话人：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高空服务业分会副会长 刘宇

■本报记者 卢越

“只要给钱，就发资质证书”

记者：目前全国从事高空服务业的企业有多少？从业“蜘蛛人”有多少？

刘宇：精确的统计没有。据估计，高空服务业企业大概有2万多家，“蜘蛛人”大概有7万多人。

记者：对于高空悬吊作业，国家有没有制定明确的安全标准？

刘宇：2009年出台的《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就是高空悬吊领域的强制性标准，也是执法依据。但相关部门执行力度不够。一些安全生产主管部甚至不太清楚这个国家标准。

记者：高空悬吊作业作为特殊工种，从事高空服务业的企业必须获得资质证书。目前企业的资质证书发放情况是怎样的？

刘宇：全国来讲，企业的持证率并不高。很多省市的各种协会也在发证，但很不规范。一些协会为了经济利益，存在卖证行为，只要企业交钱，就给发证。但企业要取得资质，必须符合严苛的国家标准，涉及安全体系的建立、员工培训、设备采购等各个方面。

记者：在颁发企业资质证书时，对企业主要有哪些方面的要求？

刘宇：正规企业要有安全管理能力，形成安全管理体系。我们主要看三个条件：一是要有至少6名正式工人，工人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，服从管理；二是工人要有上岗培训证；三是企业为工人买高空保险。

“一些企业买几根绳子就敢接活”

记者：我们在采访中发现，“蜘蛛人”结成“游击队”的形式非常普遍。这个过程中，

“蜘蛛人”们不与清洁公司产生任何接触，干完活就解散，呈现出一种“游击作战”的方式。

刘宇：这也是我们目前重点解决的问题。这个行业准入门槛低，许多企业甚至营业执照都没有，买几根绳子就敢接活儿，低投入、低成本，因此给委托方的报价也低。而一些委托方在找清洁公司时，滥用低价企业。

记者：实际上，不少高空作业工人本身倾向于“打游击”，因为单干挣钱更多。

刘宇：这也是一些企业的“委屈”。一个活儿来了以后，企业急着找工人，而工人等着谁给的钱多就去哪，因此流动性非常大，也不利于安全管理。另一方面，企业认为，高空作业属于间断性工作，企业不能持续地养人，否则成本太大。总的来说，这个行业市场还非常不规范。

记者：“游击作战”对“蜘蛛人”来说，存在哪些风险？

刘宇：“游击队”不接触清洁公司，一旦出了安全事故，老板跑了，根本没法维权，而正规企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不鼓励工人为了眼前利益而不考虑风险成本。同时，对那些没有资质的企业，要进行重点打击，让“游击队”在市场上越来越没有空间。

“行业主管部门不想接烫手山芋”

记者：我们注意到，对于高空悬吊作业领域，还存在监管不力的情况。目前的监管现状是怎样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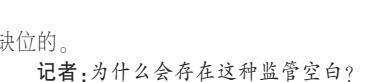
刘宇：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监管部门。现在的监管都是事后监管，但安全生产法强调的是预防为主，而事前监管目前是



①



②



③

缺位的。

记者：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监管空白？

刘宇：这有一定的历史原因。在高空作业行业形成以前，不涉及行业主管部门，行业形成以后，包括安监部门、技监部门和市政管委会在内的部门都表示这不属于自己的监管范畴。因为这是个危险行业，安全管理责任大，行业主管部门都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。

记者：从专业培训、取得资质，到上岗、监管等，高空悬吊作业涉及多环节、多主体，哪些环节或主体最容易出现问题？健康的行业环境应该是怎样的？

刘宇：许多社会组织不按国家标准要求颁发安全资质证，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。要形成健康的行业环境，市场的安全意识最重要，这是纲，而目前整个行业还非常缺乏这种意识。我们讲纲举目，只要工程甲方重视安全，选用真正有安全资质的企业，而非那些低价的“游击队”，就能扭转安全管理的被动局面。

· 镜头 ·

“第一次上楼顶，腿软站不起来”

8月12日，北京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。

北京科创街一栋17层高楼的楼顶。100米长、20毫米粗的操作绳、16毫米粗的安全绳已放好，U型扣挂在横拉的粗绳上，装着清洗剂、铲刀和吸盘的吊桶绑在约60厘米长、15厘米宽的木质坐板上。

低头、弓背，34岁的东北汉子张春凯两手

抓住操作绳，两脚踩到空中悬浮的座板上，再一蹲，两腿一放，便端坐在木板上。

张春凯是一名从事高空清洗作业的“蜘

蛛人”。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前后的一两个月是他们最活跃的时候。

“没活的时候，一个月歇着；有活的时候，一个月都休不了。”张春凯形容这份工作是“看天吃饭”。

张春凯干这行已近10年。回想起第一次做“蜘蛛人”的情景，他仍心有余悸，“第一次站在楼顶上时，两腿发软，根本站不起来。”

如今他已习以为常。此刻，他左手抓

住拴着座板的绳子，右手拿着刷子，双脚抵住玻璃窗，双脚绷着一个吸盘吸附在玻璃上，身体微微向外倾，娴熟地对玻璃外墙进行清洗。

“干一天活，回家一躺，身上哪都疼，这活又危险，家人跟着操心。可是能怎么办呢？”张春凯说，“这行工资还是较高的，再干三五年吧。”

与申请事项相关的工作或提供了相应数据，报告统计出各省份的“作为率”。“对于一些涉及负面评价的部分，总体作为率较低。”李恩泽说。

报告显示，对于“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草消费的开支”、“是否存在销售或提供烟草制品、是否存在烟草广告”以及“是否发现有违反‘两办通知’的单位和个人”等被认为是“负面评价”的几项，平均作为率不足50%，超半数省份对申请信息未答复或不公开。

李恩泽表示，有些申请机关所公开的政府信息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偏差。“对于一些‘负面信息’，有些省份给出了‘未发现’的回复，但这与我们搜索到的相关新闻报道并不一致。”

例如，通过网络搜索，经媒体曝光的9个省份(湖南、四川、福建、贵州、甘肃、湖北、江西、河南、广东等)存在包括公款买烟等违反“两办通知”的违法行为。有的进行了处罚，有的则没有下文。

“我们希望在落实领导干部带头控烟的工作上，地方政府能认真执行，并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政府工作人员如果做得不好，违反相关规定，要严肃追责，对其进行制约。”李恩泽说。

④

⑤

⑥

西宁

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揭牌

本报讯 (记者邢祥 通讯员贾权军)8月6日，西宁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揭牌，这是青海省首家市(州)级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。

据悉，该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占地约400平方米，共分“直面腐败、严守法纪、职务犯罪、政路悲歌、齐抓共管、共筑防线”等五大版块，采用声、光、电、影、雕塑等展示手段，精选近年来全国、全省特别是对西宁市查处的一批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进行全方面剖析。

教育基地运用文字、图片，借助电子警钟、视频播放、情景再现、模拟监狱、模拟法庭等方式，从视觉、听觉、触觉等多层次营造“以廉为荣、以贪为耻”的浓厚氛围，让警示教育更加直观、生动、深刻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，给接受教育者带来全方位、多角度的视听效果和心灵震撼，从而用身边的事教育警醒身边的人，增强广大干部遵纪守法、清正廉洁意识。

本报讯 (记者丛民)记者日前从山东省审计厅获悉，2014年山东省金融审计查出各类问题金额逾1000亿元，移送案件和事项94件，其中涉及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风险管控情况的案件占七成多。

据山东省审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，自2013年8月启动新一轮金融改革以来，山东省审计厅开展了商业银行、证券公司、信托公司、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审计工作。仅去年一年，山东金融审计查出各类问题金额逾1000亿元，移送案件和事项94件。其中，在全省37个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风险管控情况专项审计调查中，共移送司法和纪检监察部门案件线索69件，占全部案件的73.4%，9市实现了金融审计移送大要案线索零的突破，有效地发挥了审计对金融犯罪的震慑警示作用。

· 人物 ·

老人败诉

据新华网报道，近日，广州老人状告两名小学生撞倒自己一案败诉。当事双方各执一词，老人坚称学生先撞倒他，学生则辩称自己是救人之举，最终老人因证据不足而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诉讼请求。

年过七旬的伍某此前诉称，2014年3月28日，她在回家路上被两名小学生撞倒，两人将她撞倒到人行道旁，向家长打电话求助，家长把她送往医院就诊，并垫付了救护车和急诊拍片的费用。此案再次引发了社会对“扶老人”话题的关注。

1995年2月18日，一具高度腐烂的女尸出现在贵州天柱县一处下水道口。后经辨认，确定死者系该县女子王某。曾与王某有过亲密交往的杨明被疑为作案对象，于当年3月29日被刑拘，8月28日被批准逮捕。